

柳一沙被执行死刑两年了,我答应为他写一本书,至今才迟迟动笔。这事挺折磨人的。20多年前他残忍地夺去了四条人命,毁掉了两个家庭,却请求我不要把他写成恶魔,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。

摆在案头的采访笔记,不知翻阅了多少遍,我似乎闻到了这堆文字里散发出的霉味,还有梅雨季节带来的不安与躁动。

我是2019年8月见到柳一沙的。当时为写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剧,我去菰城市公安局采访,在跟菰城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姜晔聊天的时候,姜局长无意中提到他挂帅破获了一起24年前的命案,案犯是个作家。我马上想到了两年前网上热炒的“著名作家”柳一沙杀人案,一问,果然,就关押在菰城看守所。

网传柳一沙是安徽的“著名作家”,有些夸大其词了,最多是在安徽小有名气。反正在他落网之前,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。也是巧合,去菰城采访前两个月,我参加了一次作家采风活动,其中就有真正的安徽著名作家禾子。禾子曾担任安徽某文学刊物的主编,比较了解柳一沙,说在他印象中,柳一沙是个勤奋的人,想不到竟然是隐藏了20多年的杀人凶手,真是人心难测。这时,同行的一位上海作协老前辈爆料,柳一沙曾因女儿的医疗事故跟上海一家医院打官司,专门给他写过求助信。老前辈说:“当时我并不认识他,不过我还是跟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下。”

几位作家围绕柳一沙杀人案的话题扯了一些闲篇,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上网查了柳一沙的资料。他跟我同年,1985年在安徽的一份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处女作。1995年底,他在菰城犯下惊天大案。2005年,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出版,获2005—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,这个奖项也被称为“安徽文学奖”,是安徽省最具权威的文学类奖项。

据说,柳一沙杀人潜逃后的这20多年,是在噩梦中度过的。如此心理重负之下,他居然能坚持文学创作,还能获奖,他是怎么做到的?

我跟姜局长提出要见柳一沙一面。姜局长有些为难,答应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其时距柳一沙死刑的二审判决已过去小半年了,按照时间推算,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书差不多该下来了,这时候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,见面可能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应。

菰城市公安局警察公共关系办公室与看守所联系,得到的答复是,要见柳一沙必须征得他本人同意,还要有检察机关的批准。我觉得挺难的,也就没抱什么希望。老实说,我想见他的动机很模糊,或许是作为同龄人,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让我很好奇;或许因为我也是作家,对于身边发生的故事有一种本能的探知欲。

就在即将离开菰城的前一天晚上,市局警察公共关系办公室陶主任来电话,说柳一沙同意见我,并且得到了检察机关的批准。第二天上午,我在陶主任的陪同下,驱车赶往菰城看守所。



菰城的8月闷热多雨,看守所厚重的铁门在霏霏细雨中吱吱嘎嘎地打开了。所长和负责监管柳一沙的民警站在大门内侧,他们衣帽已经被雨水打湿了。

在所长的引领下,我穿过一道道关卡。这个过程似乎很漫长,我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。以前我也去过不少看守所,采访过不少死囚犯,但每次进出这类场所,依旧感觉有些忐忑。

按照程序,所长向我介绍了柳一沙的情况以及会见时的注意事项。他说柳一沙的情绪比较稳定,很配合监管民警的工作,这也是看守所同意让我见他的原因。

“柳一沙尤其在乎自己的作家身份,每当监舍来了新人,都会主动凑上去,转弯抹角地向对方介绍自己是作家。他甚至跟监管民警提出要求,希望看守所购买他的书,每个犯人发一本。”所长边说边摇头,“这个要求,我们实在无法满足。”

由此可见,柳一沙多么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,其实这也是他一生追求的梦想。

对于执行的期限,柳一沙应该也有个估计。这些日子,每当监管民警喊他的编号,他都一个激灵,以为高法的核准书下来了。所长昨天去监室喊柳一沙的时候,见他神色紧张,赶紧解释不是“那事”,柳一沙的表情才松弛下来。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罪不可恕,曾表示只求速死,省得天天受煎熬,这种煎熬甚至比死还难受。尽管如此,求生是人之本性,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,他也会紧紧抓住,甚至幻想有奇迹发生。

所长告诉他说有位作家在菰城采访,想跟他见一面。至于见不见,由他自己定。在所长的印象里,柳一沙比较抵触记者,那些记者在报道中都把他说成是“杀人恶魔”,因此所长特意强调,这位作家不是来采访的,就是随便聊聊。

《无处藏心》的前言或由头

□衣向东

所长对我说:“柳一沙担心听错了名字,问了我好几遍,确定就是你,很高兴就答应了。看这样子,你名气很大哦?”

我只好说:“可能我这个姓少见,容易记住。”“你这姓,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。你见柳一沙,想问他些什么?最好不要问案子的情况,现在已经……”

我明白所长的意思,案子已经盖棺论定了,再问容易引起柳一沙的情绪波动。“真的就是随便聊聊,没什么具体的方向。”

见面安排在所长的办公室。所长解释,根据规定,会见时他必须在场,全程监控。“这个请你理解,我们必须照规矩来。”

这个我当然理解,同时注意到办公室上方的监控探头。所长的办公桌对着门口,他让我坐在办公桌后,自己搬把椅子坐在一旁。我们的正前方摆放了一把讯问犯人的专用椅子,有点儿像饭店给孩子准备的“婴儿座”。

楼道里传来脚镣的声音,清脆而有节奏。不知是因为脚镣过于沉重,导致他行动缓慢,还是因为楼道太长,或者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,总之脚镣声响了半天,柳一沙才出现在门口。

没想到他这么高的个子,接近一米九,进门时需要低下头。他站在门口打量我片刻,继而向我走来,同时伸出戴着手铐的双手。

我明白了,他要跟我握手。“坐坐,柳一沙,快坐。”我想起所长的叮嘱,赶忙朝他招手,示意他坐在办公桌前的专用椅子上,变相拒绝了和他握手。

他的表情有点儿尴尬,刚刚伸出的双手又缩回去,手铐上的锁链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“衣老师,你跟照片一个样子。”

我知道他是没话找话,而我同样不擅长这种场合的开场白,干脆道明来意:“柳一沙,我到菰城采访,听说你在这儿,过来看看你。”

“谢谢衣老师,真没想到您能来看我,我很喜欢您的小说,《阳光漂白的河床》《吹满风的河谷》,还有《电影看电影》,我都读过。”

他看一眼所长,接着开始背诵《阳光漂白的河床》中的段落。

“谢谢你能记住我的小说。”他竟然能整段落地背诵《阳光漂白的河床》,确实让我吃惊。

“听说您要来,我昨晚都没睡好,激动的……我喜欢的作家不多,但我是真心喜欢您的小说。”我的目光落在他的眼睛上。他的眼窝深陷,有两个乌紫的大眼圈特别明显,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副黑框眼镜。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昨晚没睡好的缘故,而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留下的印记。

我一时无话可说,满脑子寻找话题,突然想起所长说过柳一沙很在意自己的作家身份,于是顺着这个话题聊下去:“我听说你也写了不少作品……”

他一下子兴奋起来,谈自己的小说,谈他的创作经历,说他很想写影视剧本。落网之前,有一部电视剧本已经写完50集了。“我是瞎写,没经验。衣老师的电视剧我看过,特别喜欢。”

他向我请教影视剧本的写作技巧。这个话题太大了,恐怕一时半会儿说不完,而且他实在没必要知道影视剧本的写作技巧了。我只好打断他的话,站起身跟他道别:“所长他们都很忙,我就不打搅了。你这里有需要我帮忙的吗?我兜里现金不多,两三千块,都给所长,你想吃什么,就跟所长说。”我又转向所长,“所长您费心,多关照他一下。”

一瞬间,我的心情很复杂,不知道是因为伤感还是哀痛,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所长听出我情绪的变化,忙说:“放心吧,衣老师。”

柳一沙突然激动地站起来,弄得锁链哗啦啦响。“衣老师,我想请您帮我个忙。”他说完,觉得自己有些冲动了,忙又坐下,把两只手规矩地放在胸前椅子的托板上,像一个很乖的小学生。

我愣了一下,不知道他让我帮什么忙。刚才我只是一句客套话,其实我能帮他什么呢?

“您给我写一本书吧,我一直想写本自传,我的事,可以写一本书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脸上浮出难为情的样子,又说:“我希望衣老师不要把我写成恶魔,我其实不是恶魔,我像做梦一样,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杀人犯,我,我其实很善良,有理想……”

他边说边挥动双手,忘记了自己戴着手铐。我愣住了。说实话,这个要求太突然了,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他看出了我的犹豫,急切地说:“如果您答应,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您,就现在!”

我不知道这合不合规矩,扭头看看所长,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。所长微微点了点头。

就这样,我跟柳一沙聊了两个多小时。我询问他这20多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,到最后,我郑重地向他承诺:“我答应你,一定写这本书。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?”

他坐在椅子上思索着,看上去很累很累。他说了很多话,尤其是那些痛苦的回忆,似乎耗尽了精力。他的头微微垂着,仿佛脖子已经支撑不住。半晌,他才费劲儿地抬起头:“您要是有机会见到我儿子,告诉他,要听他妈妈的话,他妈妈不容

易。我曾经跟他说过,一定要上个好大学,现在我不这么想了,什么大学不重要,但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。以后找到工作,要尽量帮助家里,帮助他妈妈……还有,不要仇恨这个社会,我是罪有应得,让他不要像我一样走极端,遇事要冷静……一定要有脑子,有自己的脑子。”

是啊,聪明人未必有自己的脑子。我答应了他:“你放心,我一定专门去你家里,把你的话带给他。我会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你妻子,有事需要我帮忙,就让她给我打电话。还有,我现在在大学教书,你儿子考大学,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。”

“谢谢衣老师,我老家南县很漂亮,您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他神色黯然,“只是,我再也不能回去了……”

“还有吗?”他想了想:“我有个短篇小说,适合改编电影,您看……”

可惜,我没记住那篇小说的名字。已经到了午饭时间,监管民警站在门口,准备把柳一沙带回监室。柳一沙颇有些留恋:“衣老师,我真想跟您学写电视剧,原来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,但跟你聊天后,我突然觉得,原来生活如此美好……”

我的心一揪,无言以对,只是默默地点点头。是啊,生活如此美好,但他已走到尽头了。他又想跟我握手,犹豫片刻,还是把手缩了回去,转身走向门口,脚镣拖在地板上哗啦啦作响。走了几步,他突然转身朝我走来,边走边伸出戴着手铐的双手。

这一次,我没有拒绝,迎上去,握住了他的双手。

“衣老师,我总觉得应该跟您握握手。”面对一个将死之人,我的心情有点儿复杂。我问所长:“我可以跟他合影吗?”

所长点点头说:“采访工作照,可以的。”

我的手机不能带进监区,所长让民警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。不过,按照规定,这张合影不能给我,只能留在看守所。

从看守所出来,外面依旧细雨蒙蒙。我从车窗看着宁静的街道,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,有些憋闷。我决定推迟回北京的时间,留下来采访菰城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姜晔,以及参与破案的民警们,拨开20多年来的重重迷雾,探寻1949年以来菰城第一大案的细枝末节。

半个月的采访结束后,我发现柳一沙在案情的细节上,还是遮遮掩掩没说实话,为自己开脱责任。再说了,如果他真像自己说的那么善良,就不会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治病而残忍杀害别人的孩子。不过,无论柳一沙怎么粉饰自己,都不影响我还原案件的真相。

我离开菰城一个多月后,柳一沙被执行死刑,时间是2019年10月22日下午。

(摘自《无处藏心》,衣向东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1月)

书摘

引子

谚语说:冰火不同炉。

疯子爷和瞎子爷乃同一个人,他既是疯子又是瞎子。贾先生说,嗨,这世上呀,疯子才是明白人,世上的事儿,也只有瞎子才看得清。可没人认同贾先生的胡言乱语,正如没人相信疯子爷的疯言疯语,听者顶多咂咂嘴,报之以残花似的一笑。

苦命的疯子好多年前曾失踪过,据说出走时有人见他上了河岸,坐在岸上哭骂一天一夜,直骂得脸红了太阳逃遁到山后,黯然失色的夜空星稀月落,风也哭泣起来。他骂天骂地,骂身边的河。哭骂过,他起身离去了,一路逢人便说:这河里流淌的不是河水,而是一河黄色的沙。

一条九曲十弯的地上河流过无极地界,像条黄色飘带悬挂在北方的原野。河床时窄时宽,窄处人站岸上可隔河说话,宽处一眼望去却不见对岸。先民们最初管它叫“河沟子”,直到宋朝末年才有了个“穆刀沟”的名号,待它流进大清国,也落脚在了官府的图册上,在河流家族里归了宗,谓之“木刀沟”。一字之变有些微妙。汉人在何处?有解却又无解。不过,河边的沙人并不买陶人的账,乡间仍固执地坚守原来的称谓。

只是不承想,这本寂寂无名的“沟”,上了大清国的河流志,可就大大出名了。出的是恶名。

课雨占晴费运筹,雨多河涨又堪忧。滋川渚水犹其后,为患先防水刀沟。

清同治十一年,面对这恶名远扬的河流,亲民知县寿颐写下这首诗,继而亲率治下子民挖河固堤,却也于光绪三年叹声“奈何”,黯然而去。自此他再没回来,正如后来离去的大清国再没回来。

人们无法读懂这河流,就像无法读懂这河边的人。这河说不定会在哪年的夏秋季节里突然怒发冲冠,凶神恶煞般狂暴地越过河堤,汹涌泛滥,淹没两岸平缓而肥沃的土地,然后扬着淡漠的面孔,无声退回深深浅浅的河床,退守大北方著名的白洋淀里,身后留下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茫茫白沙。

河两岸原是白狄人的故地中山国。自从白狄人灭国,河边也就住上了一个农耕民族——早期称“华夏人”的汉人,



《一河流沙》

□司马无极

兄弟。

若干年后,不幸祸起萧墙,两个家族就像变天一样翻了脸,而且势同水火。弱势一支无奈之下迁走了,在一个秋末,迁到了北岸那片风沙弥漫的荒野。那片茫茫荒野,仿佛只有零星的荆丛或稀疏的野草在昭示着生命的存在。又是几代过后,北岸家族才壮大起来,那片荒芜已久的贫瘠土地也种成了沃土。

自此,人称北岸的村落为北穆家,南岸村落为南穆家。南北穆家隔河相望,这一望,就望出了世仇。

仇恨出疯子。说来奇怪,大概自南北穆家人生出仇隙后,病症的基因便也在穆家人的血液里发作起来,一发不可收拾。由此说到穆家,外界流传着一个说法:世世不和睦,辈辈出疯子。可穆家人却不以为然,他们说:这世上,疯子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哩?谁又不是疯子哩?难道你不是?

人世间热衷于堆积仇恨,也堆积着罪恶。穆刀沟日夜哼唱着或忧郁或愤怒的歌声,流过冀中,流过平原,流淌着两个同血脉家族的恩怨,流淌着那些恩怨恩怨编织出的苍凉、沉重和忧郁的故事。那些故事犹如战乱时的河流,也带有血腥的味道。

第一章

谚语说:两兄弟,分了家,耗子都不准过界。

当嗚鸣的北风将晨色从幽夜里吃喝出来,黄历也翻到了民国23年正月十五。这天,南北穆家的对台戏又将上演。两个家族都铆足了劲儿,摩拳擦掌,隔河以待,蓄势新一轮全力一搏。

虽已过立春,可冬日的寒冷依旧野蛮地统治着北方。天亮了,满腹心事的老天郁郁寡欢,目光阴沉呆滞。大地被有些发灰了的残雪覆盖着,显得空旷、清冷、落寞,甚至荒凉。趾高气扬的风还在刮着,吹着尖厉的口哨打河岸掠过,岸边枯

瘦的老槐树瑟瑟发抖,柔弱的岸柳惊慌地甩起纤长的枝条,发出“嗖嗖”的尖叫声。然而,沉睡的河流仍然沉浸在一个自我的幻梦里,像是世上的一切声音都无法把它吵醒。

寒风撩开了早晨的雾纱。远远看去,有个黑点静止在穆刀沟里,似乎冻结在了泛着翡翠色光亮的冰面上。近了发现,是个蹲着的半大孩子。半大孩子佝偻着身子,背对着寒风,半个头缩在袄领子里,一动不动。风一阵阵在他肩头掠过,冷言厉色地说着恫吓的话语。直到最后,风像是终于累了,这才有气无力地慢慢安静了下来。

半大孩子突然动了。他面前是个瓮口大的冰窟窿。他开始一把一把轻轻倒手,从冰窟窿里往外拉拽绳子,绳子那头是条还在挣扎的鲤鱼。鱼有一尺长,是他今天钓到的最大的一条。

他把鱼扔进荆条篓子,那鱼跳了几跳,篓子在轻轻晃动中发出一阵“啪啪”声响。他站起身来,长长出了口气。大概蹲卧的缘故,黑粗裤腿弯成了弓形,膝盖肿胀似的发亮。他仰了仰黑土色而带些冷漠的脸,浓黑的眉毛下,一双眯起的眼晴小得有点过分,像两条细缝儿。人们管这类眼睛叫“眯眯眼”。“眯眯眼”名叫腊八,家人这么叫他,外人则叫他“疯子腊八”或“疯子”。自从他把杀猪刀子插到那老中医的柜台上,老中医悄悄对人说“这孩子得了病症”,他就成了疯子。

疯子腊八像是受了风寒,咳了一声,白色气体从嘴和鼻孔里喷出来,接着,两股带怨意的清鼻涕郁郁地流进了嘴里。他伸出指头捏住冻红的鼻子,“噗”的一声擦了一把鼻涕,手胡乱在袄襟上抹了抹。他似乎想起了什么,回头往北方看了一眼。说来也巧,正如他所料,此时恰有一个人出现在了河的北岸上。

走上岸的是穆大脑袋。大脑袋与疯子腊八年龄相仿,却长了个门楼状大头,因此走起路来总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。人们说长了大门楼头的人聪明,可也有尖锐刻薄的人背后开涮说,聪明不聪明也就那样儿,他就是脑袋也忒大了吧,都要把脖子压折了!就是走道儿,兴许人还没见,额头就撞墙上!

(摘自《一河流沙》,司马无极著,作家出版社,2022年12月)

引子

回忆童年,会想起南方的冬天,长江边上的六朝古都,一间有些空荡的屋子,寒冷潮湿渗透房间每一个角落。屋子一角有一只煤球炉,微微地散着热气,压在水壶滋滋地发出响声。她穿着母亲做的厚厚的棉衣棉裤,好像穿着宇航服的宇航员,笨重地挪动着胳膊和腿,慢慢地爬上一只方凳,站到窗台前。

屋檐上倒挂着冰柱。她想象如何把它掰下一截,放到嘴里,好像夏天吃冰棍一般。她又用手指在窗玻璃上东一横西一竖地乱画,指尖感到冰冷,但她兴致不减,一直看着那些涂鸦一点一点地消失。

将近中午时分,太阳照进屋子里,整个房间在瞬间变得通透明亮。她睁大眼睛,着迷地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缓移动,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。

母亲说,有一次,她还只有几个月大,天冷,她往被子里缩,蹬呀蹬呀,整个头都蒙了进去,被厚厚的被子罩住。帮帮孩子的阿姨没有及时发现,幸亏母亲凑巧提前下班,及时到家。她的脸已经被憋得通红,只差一点就晚了。

生命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,就是在很多的“差一点”中间过去或者没有过去。法国作家纪德写过一本书,书名是《如果种子不死》。如果能够借用他的书名,那么我们的生命里就有一些种子,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它们何时种下,或者在某一朝哪一世种下。但是只要种子不死,有一天它就会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走过春夏秋冬,在轮回中长大、衰老、消失,变成新的种子,随风吹游,浪迹天涯。

有一个转山者,绕着冈仁波齐峰走了一整天,在傍晚的时候来到最高的山口卓玛拉。晚霞映红了天空,一阵风吹过来,掀起经幡,一片又一片,一排又一排,哗,哗,好像万千晚祷的钟声一起敲响,在空中回荡。在那一刻,她的心快乐地飞出去,变成一粒自由的种子,在空中旋转飞翔,率性、尽情、自由,向着远方飞去。

13世纪印度苏菲派诗人阿米尔·霍斯陆在诗中写道:这是每个个体的勇气,这是每次飞翔的力量;有些人飞过后停留;有些人走到比星星还远的地方。每一次的放飞,每一趟旅行,不论是高、是低,是远,是近,留下的记忆都是难忘的,甚至刻骨铭心,如同影子伴随一生。(摘自《通往舍卫之路》,孙玲华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1月)

《通往舍卫之路》

□孙玲华

